禮記集解

禮記卷十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月令第六之一　別錄屬明堂陰陽記

鄭氏曰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抄合之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孔氏曰周無大尉秦官有之此云乃命大尉是官名不合周法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月令云爲來歲受朔日卽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受朔此是時不合周法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也案不韋死十五年秦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爲正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秦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

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爲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耳又秦爲水位其來巳久秦文公獲黑龍以爲水瑞何怪未平天下前以十月爲歲首乎陳氏祥道曰天人之道雖殊而象類之理則一聖人將有行將有爲仰觀日月星辰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以之授民時而無不順因物性而無不適此堯典若昊天以授民事周官正歲年以序事之意愚謂是篇雖祖述先王之遺其中多雜秦制又博採戰國雜家之說不可盡以三代之制通之然其上察天時下授民事有唐虞欽若之遺意馬融輩以爲周公所作者固非而柳子厚以爲瞽史之語者亦過也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釋文參所林反

孔氏曰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也秦以十月爲歲首此不用秦正而用夏正者以夏數得天周雖建子其祭祀田獵亦用夏正也愚謂營室者北方元武之第六宿而娵訾之次也天有二十八宿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今法爲三百六十度）日行一歲而周每歷二氣而行三十度有餘積二十四氣而爲一歲明時者因以日二氣之所行爲一次凡爲十二次星紀者丑之次元枵者子之次娵訾者亥之次降婁者戌之次大梁者酉之次實沈者申之次鶉首者未之次鶉火者午之次鶉尾者巳之次壽星者辰之次大火者卯之次析木者寅之次蓋古之明時者上推十一月朔夜半冬至爲元以爲日月五星運行之所自始此時日躔在北方子位而其次則爲元枵故以元枵爲子而其餘亦皆因其所在而配以十

二支之名自後雖運行無常而其名不易焉日在營室者謂是月日之所行躔於亥宮營室之星也案漢三統書正月節日在危十六度正月中日在營室十四度日道東行恒星西轉約六十餘年而差一度明時家所謂歲差也漢三統書雖作於劉歆實卽落下閎太初書自太初元年上距不韋時一百三十餘年歲差二度三統書立春日在危十六度則秦時立春日在營室初度也中者星之見於南方午位者也日道雖有發斂而正南之位東西去日出入之度必皆當其中故星之見於此者謂之中星明時者必測中星之所在據其距日出入之度加入晨昏刻之所行以求日行之眞躔也星無時不有中者以昏時初見旦時將沒而東西去日爲近易於推算故候中星者必以昏星旦星爲主而尤以昏時

爲要其實昏後旦前亦未嘗不候之以相參驗也參者西方白虎之第七星尾者東方蒼龍之第六星也案三統書立春昏畢十度中則立春後七日參星昏中秦時立春當昏畢十二度中立春後五日參星昏中也又按後漢書律志立春昏畢五度中旦尾七度中後漢律志中星與三統書中星率相距五度與秦時中星當相距七度則秦時立春旦尾十四度中也王者敬授人時必測日月星辰之運而尤以測日行爲主測中星者亦所以測日也故月令於每月首言日躔而繼以昏旦之中星此定時成歲之本而政教民事之所由以起者也陳氏大猷曰中星者所以正四時日行之所在古玉衡之器以玉爲管橫設之以二端對南北極自南北面望之則北極正對管之北端自北南面望之則昏時某星正

徧管之南端在南正午之地故謂之中星蓋大陽所在星輝隱伏不知所行在何處惟從中星推之書考諸日景夜考諸中星則七政之運行皆可得而推矣○鄭氏云孟春之月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蓋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有餘則追及於日而與之會謂之合朔日每行一次之中必與月一會所謂日月所會謂之辰也然朔日有定而節氣先後不同則合朔所在不可定指爲何宮何宿以正月言之如立春在朔日以前日月固會於亥宮矣如在二日以後則合朔乃在前宮元枵之次故記不言辰而但言日也斗建寅謂斗柄初昏指於東方寅位也漢時冬至日在建星斗柄指子則季冬指丑孟春指寅故漢志云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而鄭氏

註月令及周禮大師亦皆以斗建配十二月然十二月之名久矣而古今歲差不同堯時日短星昴則冬至初昏斗柄指丑季冬指寅孟春指卯今時憲書立春日在女則斗柄指丑矣且日有永短即以漢時孟春初昏斗柄指寅而立春後晝刻漸多斗見漸晚至夏至午月斗柄初昏已指未申間矣沈存中云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說緣斗建有歲差春爲寅卯辰夏爲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因斗建也其說是也故今於鄭氏以日月之會及斗建言十二月者皆無取焉○孔氏曰立春之時日在危十六度月半日在營室十四度營室號娵訾但星次西流日行東轉東西相逆月初之時則日在星分之初月半在星分之半月終在星分之終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

據其大畧不與律數齊同昏參中依三統書立春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但二十八宿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及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没暗者昏晚見而旦早没所以昏明中星不可正依律法皆大略而言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卽得載之愚謂孔氏不計歲差直以漢時之日躔中星爲月令之日躔中星其說非是又月令日躔皆舉月初無舉月半月終者以漢志考之皆合孔氏謂舉其大畧不正與律齊同者亦非是至昏旦中星則以孔氏所引漢三統書考之合者少而不合者多其合者皆舉月初其不合者乃皆在漢時中星之西至有相距六七度及十餘度者殊不可曉星體固有明暗然旣云一月之內有中者卽得載

之則月初星晞可舉月中月中星晞可舉月末不當舉已過之星以爲中術度相距雖或微遠然一月三十度是月應中之星必無不當是次者也今乃在三十度之外何耶今於每月中星悉據三統書推之而於月令之所以不合者姑闕其疑

其日甲乙

高氏誘曰甲乙木日也漢書律志曰出甲於甲奮軋於乙鄭氏曰春時萬物皆解孚甲自乙軋而出愚謂日以十干循環爲名十干分屬五行而甲乙爲木故日之値甲乙者屬於春○鄭氏謂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因以甲乙爲名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因以丙丁爲名四時之間從黃道萬物茂盛因以戊己爲名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因以庚辛爲名冬北從黑道閉藏萬物

因以壬癸爲名此謬之甚者記之所謂日謂積十二時而成者也此雖本以在天之日行而得名然所指自殊安得以在天日行解之且日行但有黃道而無青赤白黑黃道出入於赤道但有南北而無東西若謂因日躔之所在按四方之宿以名曰道則春行西陸宜曰白道秋行東陸宜曰青道而又反之何也鄭氏所言本河圖帝覽嬉之謬說孔疏雖曲爲之解而亦已明言其乖違今故刪去之而但節存其十干之說云

其帝大皥其神句芒（釋文大音太後大史大寢大廟大尉皆同皥亦作昊胡老反句古侯反）

鄭氏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皥宓戲氏句芒少昊氏之子曰重爲木官孔氏曰皥皥廣大之貌東方元氣盛大故東方之帝謂之大皥

句芒若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主木之官云句芒是謂天以四時五行化生萬物其氣之所主謂之帝易所謂帝出乎震也春之帝曰大皞夏曰炎帝秋曰少皞冬曰顓頊中央曰黃帝周禮所謂五帝也有帝而復有神者蓋四時之氣運於天而五行之質麗乎地自其氣之各有所主則爲五帝自其質之各有所司則爲五神故周禮五帝爲天神而五祀爲地祇也大皞在天木德之帝伏戲氏乘木德而王其號亦曰大皞祭木帝則以配食焉句芒在地木行之神重爲木正而其官亦曰句芒祭木神則以配食焉鄭據緯書以靈威仰等爲五帝故不得不以大皞等爲人帝既以大皞等爲人帝則不得不以句芒等爲人官漢書云大皞乘震執規而司春炎帝乘離執衡而司夏黃帝乘坤執繩而司下土少

昊乘兑執矩而司秋顓頊乘坎執權而司冬此豈人帝之謂乎國語云虢公夢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史嚚以爲蓐收天之刑神也此豈人官之謂乎○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社者五祀之土神而四類所祀者木火金水之神也五行土爲主而其位在中故兆於路門外之右而四行分兆於四郊木神於東火神於南金神於西水神於北各因其類故謂之四類稷者五土原隰之神五土原隰爲尊其位亦在中故亦兆於路門外之右與社相配而四土分兆於四方川澤宜鱗物於東邱陵宜羽物於南山林宜毛物於西墳衍宜介物於北詩言以社以方周禮大司馬春田獻禽以祭社夏田獻禽以享礿秋田致禽以祀

方冬田獻禽以享烝方即四行四土之神兆之各因其
方者也國以宗廟社稷爲主故春秋之田以祭社稷爲
主冬夏之田以祭宗廟爲主春言社秋言方互舉以相
備蓋祭社者必祭方祭方者亦必祭社皆春祈而秋報
也左傳大宗伯皆言社稷又言五祀蓋以社稷相配五
祀亦相配故重言之非社外又有五祀之土神也鄭氏
不知社與四類即五祀而以四類爲日月星辰夫小宗
伯以四望四類並言正與大宗伯敘地祇之祭言五祀
五嶽者合若日月星辰豈當錯序於四望山川之閒乎

其蟲鱗

馬氏晞孟曰蒼龍木屬也其類爲鱗故春則其蟲鱗吳
氏澄曰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有龍之象故凡動
物之有鱗者屬木愚謂鱗蟲水處而游得陽之少者也

故屬春○鄭氏解四時之蟲蟲鱗謂象物孚甲將解蟲羽謂象物從風鼓翼蟲倮謂象物露見不隱蟲毛謂象物應涼氣而備寒蟲介謂象物閉藏地中其說尤穿鑿無義理今不取

其音角

鄭氏曰音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漢書律志曰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愚謂其音角者五音分配五行而角為木故屬春史記云九九八十一以為宮蓋黃鐘為宮其長九寸寸為九分故宮數八十一此黃鐘實積之數也黃鐘下生林鐘為徵林鐘六寸故徵數五十四林鐘上生大簇為商大簇八

寸故商數七十二大簇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故羽數四十八南呂上生姑洗爲角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一故角數六十四蓋十二律雖旋相爲宮而黃鐘爲十二律之本黃鐘一均相生而爲五音乃十二均之始故五音之數獨據此以言之五音於四時雖各有分屬然作樂則必以宮聲爲尊而從律成文亦未嘗偏有所主孔疏謂春調樂以角爲主非也

律中大蔟釋文中丁仲反後放此蔟七豆反

鄭氏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蔟者林鐘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漢書律志曰三分林鐘益一上生大蔟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孔氏曰上從

其口用乙下終其祀戸皆總主一春三月之事此律中
大蔟唯主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相連必在此者角
是春時之音律審春時之氣音氣相須故角律同處言
正月之時候氣之管中於大蔟之律中猶應也蔡邕云
以法爲室三重戸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
案每律各一案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
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如蔡所云則是爲十
二律布室內十二辰以候月氣正月候氣飛灰應於大
蔟之管又計大蔟律數倍而更半鑄之爲大蔟之鐘是
大蔟之鐘元生於大蔟之律蔡氏以爲先有鐘後有律
言律中此大蔟之鐘非也蔡氏元定曰雨水則大蔟八
寸沈氏括曰候氣之法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
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

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一琯達之故黃鍾爲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大蔟以上皆達黃鍾大呂先已虛故唯大蔟一律飛灰地有疎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律其下愚謂漢書律志云黃帝使泠綸取竹嶰谷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古律以竹爲之鄭氏謂用銅據漢時言之耳朱子謂十二律之名必有深義國語漢志所言支離附會不必深究愚謂非獨十二律雖十干五音之義亦然今亦姑有其說而已每月有三十日孟春律中大蔟者謂中氣至之一月也後放此

其數八

八者木之成數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

地八天九地十此天地之數也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蓋木火土金水者五行遞行之次序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生成之次序也四時皆以成數言者木火金水既成而後功用著也

其味酸其臭羶釋文羶尖然反

鄭氏曰酸羶木之臭味也凡物之酸羶者皆屬焉孔氏曰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馬氏晞孟曰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為羶愚謂呂氏春秋草食者羶註云草食食草木若麞鹿之屬則木之臭羶可知

其祀戶祭先脾

戸者廟室之戸五祀之一也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戸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爲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戸之禮南面設主于戸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疏云凡祭五祀於廟以下皆中霤禮文後同）孔氏曰戸是人之出入戸則有神祭戸之時脾腎俱有先用脾以祭之者以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既春時最尊故先祭之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所在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

徒小祭祀奉牛牲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當特羊也愚謂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此所謂五祀也五祀皆宮內之神門戶者人之所出入也竈者人所藉以養也行者人之所往來也中霤者人所居以安其身也此五者皆有神以主之其於人最爲切近而不可離故以此列爲五祀而其禮通乎上下也春秋者陽陰出內之交故祀門戶戶奇陽也且春時主出出從內始故祀戶門偶陰也且秋時主內內從外始故祀門祭五祀必皆於廟者蓋祀之於人所居之處則恐其褻故祀之於廟也祭謂祭之於地也祭先脾者言所祭牲之五藏以脾爲先也脾屬土春木勝土祭其所勝也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凡祭皆然泰制或與三代不同亦當專尚一藏而祭五祀則所祭不同者此謂祭

初降神之時尸尙未入而祝爲祭之若士虞禮祝祭黍稷及肺於苴若尸入祭牲體則當祭其所尙之臓也鄭氏所言祭肉祭醴以上祭初降神之禮也徹饌更陳鼎俎以下正祭之禮也五祀地示也大宗伯祭地示以血祭貍沈副辜降神五祀降神不用此法者以其神卑也其正祭之禮尸入而飯既飯而酳盎其禮三獻與特牲少牢祭禮畧同鄭氏謂如祭宗廟之禮謂大夫士祭宗廟之禮非天子諸侯祭宗廟之禮也孔疏謂祭五祀用特牛蓋據天子禮言之以王之小祭祀皆用牛也詩言取羝以軷是諸侯五祀用特羊則大夫士用特豕與祭五祀於每月言之則不限何月如祀戶則春三月皆可祀也抑或以先後爲尊卑之別與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釋文上時掌反○鴻雁來

呂氏春秋作候雁北鄉
註今月令鴻皆爲候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高氏誘曰東風釋凍冰泮釋也魚鯉鮒之屬應陽而動上負冰獺獱水禽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鴈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也孔氏曰凡記時候先言者在前後言者在後正月中氣之時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至二月乃大動而出對二月故云始振漢時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劉歆作三統書始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故鄭云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也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以逐溫暖正月陽氣既上魚游於水上近於冰故曰魚上冰也方氏愨曰東風即條風也八風

之氣生於八方以應八節經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濕風孟秋言涼風仲秋言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而有詳畧不同者特記時而已○月令所記時候亦見於周書時訓月令總言於一月之中而時訓則分五日爲一候一月六候爲後世明時家七十二候之所本夫時候之變固有後先然而地勢有陰陽向背之殊氣候有南北溫寒之異而物之稟氣有厚薄感氣有早晚則同爲是物不能使其一日之間翕然皆應者乃理之所必然也時訓乃定以五日爲一候謂某候不應則致某災有是理乎周書本秦漢間人僞作時訓一篇蓋即取月令所言分之補湊割裂毫不出於自然之意不如月令之爲善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釋文路本又作輅䡊音裁後放此衣青於旣反後放此器本又作器

○呂氏春秋路作輅倉龍作蒼龍倉玉作青玉

昔所以順時氣也青陽明堂東方之堂名也室之夾堂者謂之个左傳置饋於个而退青陽左个者明堂東方之北室也明堂在國南門之外周以季秋於此享上帝而以文王配焉每月之朔則於此告朔於上帝及文王而各順其月之方居之以聽朔焉此云居青陽左个蓋亦用周人順時聽朔之制孟春則聽政於東北方之室也淮南子時則訓作朝於青陽左个以出春令義尤分曉朝卽春秋朝於廟之朝謂告朔也出春令謂聽朔也高氏誘曰衣服佩玉皆青者順木色也鄭氏曰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爲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

所猶者之銜璜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
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
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元端而朝日皮弁以
日視朝與此皆殊孔氏曰龍與玉言倉者倉亦青也遠
望則倉旂與衣言青者欲見人功所爲故以近色言之
愚謂此車馬衣服乃秦自所爲制耳非有取於古也食
麥與羊者蓋以麥爲木穀羊爲木畜也淮南子春其畜
羊是也月令四時所食之穀與牲蓋亦以五行分配之
然五牲則惟牛之屬土犬之屬金彘之屬水與周禮合
若羊則周禮屬火而月令屬木雞則周禮屬木而月令
屬火孔疏所謂陰陽之說多塗者至五穀所配其義尤
多不可曉鄭氏所言麥實有孚甲屬木麻實有文理屬
金之類皆穿鑿無義理今就其可釋者釋之其餘亦無

足深究也疏疏刻之使通氣也達者直而無囘曲也器疏以達順春氣之發舒也○陳氏祥道曰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別也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崇殷言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殷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大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元堂皆分左右

个與大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爲九階矣葢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别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畧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者多矣獨淳于登以爲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葢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鄭康成謂明堂大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大廟辟廱異名同實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禮有東西房東西夾

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
東堂西堂而已則大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明堂
大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
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
鬼之室則失之瀆謂明堂大廟辟廱同實異名非也朱
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
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
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大廟南之東爲明堂左个南
之西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大廟西之南爲總章
左个西之北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堂大廟北之東
爲元堂右个北之西爲元堂左个中央爲大廟大室凡
四方之大廟異所其左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
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元堂

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愚謂明堂之制雖不可考然以考工記月令大戴禮與夫朱子之所言者推之亦可以得其槩矣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四面有階階之上爲堂堂之旁爲室宇之居中者爲大廟大室居乎四隅者爲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左右个其在兩室之間而居乎四正者爲堂則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大廟也以大廟大室合四隅之室則考工記之五室也以四堂合五室則大戴禮之九室也以四隅之四室隨方開門爲八室又合四堂則月令之十二堂也室有壁以爲界別而堂則四周相通分之爲十二室而合之止爲一堂故於此享上帝配祖考牲牢俎籩陳焉獻酬酳酢行焉而不患於迫隘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釋文先悉薦反齊側皆反還音旋後皆同○呂氏春秋反作乃）

立春正月之朔氣也謁告也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先三日告天子容齊三日也迎春者迎青帝大皞祭之於東郊之兆而伏羲氏配食焉周禮所謂祀五帝此其一也賞公卿諸侯大夫謂有功德者則於此時賞賜之順陽氣而布仁恩也朝路門外之朝也凡言是月之下不別言是月者或一事相為首尾或異事而一時所命者也別言是月者事既異端命又異時者也後皆放此高氏誘曰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蔡氏邕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孔

氏曰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今秦法簡故三日恭散齊二日致齊一日也孟春賞公卿大夫孟夏行賞封諸侯孟秋賞軍帥武人孟冬賞死事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順時氣也○鄭氏曰王居明堂禮曰出郊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則近郊五十里愚謂王居明堂禮未可定其爲何代之制然國外皆謂之郊周時兆五帝於四郊必不在五十里之遠也高氏蔡氏之說近之○孔氏曰自孟春之月訖其日甲乙明天道也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別物有形可見然後聲音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鐘律音聲可以彰故陳酸羶之屬羣品以著五行爲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以上記事之次也東風以下効

此句疑有誤脫

初氣之序也二者既立然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

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節所以奉天時也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釋文相息亮反施始豉反當丁浪反

鄭氏曰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毋有不當者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孔氏曰公羊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愚謂此與下節命大史孟夏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傑俊之屬孟秋命將帥選士厲兵皆於迎氣還反行賞之後即命之者以其與迎氣同日故不言是月也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

經紀以初爲常釋文宿息六反徐音秀離依註音儷呂計反貸吐得反徐音二○呂氏春秋貸作忒○今按離如字

與六與法八法也星二十八宿辰十二次也司主也天與日月星辰各有行度大史主審候之也宿謂日之所次故二十八星謂之宿離謂月之所歷詩言月離于畢是也貸差忒也經謂大綱紀謂條理蓋天運本無差失恆星之動甚微而辰者即日月之所會也日有永短盈縮月有朒朓遲疾其占候不可以有所差失日月之行審而天與星辰在其中矣初舊也以初爲常言當循用舊法而無變也周禮大史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正歲年以序事其屬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保章氏

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是典法與天文皆大史之所掌也此與上節皆於迎氣日命之上節爲順時布政之首此節於順時氣之義無與以典法天文於國政特重故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鄭氏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孔氏曰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鄭云凡爲人君當齊戒自新愚謂歲事莫重於農故孟春郎祈之於上帝仲春又祈之於社稷先上帝次社稷尊卑之序也郊之用辛猶社之用甲當時必有其義但今無可考耳鄭氏齊戒自新之說未免於鑿也上帝謂昊天上帝凡言上帝與五帝別於周禮掌次見之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釋文耒力對反字林力隹反又力水反推吐回反勞力報反○呂氏春秋于參作參于帝藉作藉田卿諸侯下有大夫字

鄭氏曰元辰郊後吉亥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盧氏植曰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用辰孔氏曰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用辛上云元日子丑寅卯之屬謂之辰耕用吉亥故云元辰元者善也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皇氏

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未知然否措置也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者車右與御皆是王參乘言置此耒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也案國語耕後宰夫陳饗饗禮在廟燕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大寢故知燕也國語云饗者蓋用饗之饌具而行燕禮愚謂供粢盛之田謂之帝藉猶藏粢盛之委謂之神倉也宗廟社稷之粢盛皆取於是而獨曰帝藉者以其尤尊者表之也親載親執而載之車上重其事也王之車上惟有車右與御云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則保介爲車右審矣推以耜入土也考工記直庛則利推是也國語曰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賈逵云王之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此云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則泰禮與周異與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釋文上時掌反○呂氏春秋萌作繁

鄭氏曰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孔氏曰此論少陽之月務其始生故耕藉之後當勸農事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聖人作易各分六爻以象十二月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爲始正月三陽既上成爲乾卦乾體在下坤體在上故正月爲泰乾爲天坤爲地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是謂天地和同所謂天地交而爲泰也天地交則草木通矣仲冬諸生蕩氣之始也孟春草木萌動形之始也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

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釋文術依註音遂陂音反道音導○呂氏春秋王下無命字

鄭氏曰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閒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夏小正曰農率均田田事既飭以下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愚謂封疆以爲一井一邑之界脩之者懼其有阤壞也徑遂以爲一夫之別畫之端之者恐其有侵越也端正也土高曰邱大阜曰陵陂者曰阪山澤曰險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土地各有所宜故五穀各有所殖若黍宜高燥稌宜下溼是也直繩也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此借以喻樹藝之成法也封疆徑遂治則田事飭矣相土地五穀之所宜以教民則準直定矣田事飭則不亂於經界準直定則不謬於土宜此民之所以不惑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學之政者入學習舞以舞教國子而使習之也○孟春之習舞與仲春之習舞爲終始仲春之習樂與季春之合樂爲終始季秋之習吹與季冬之合吹爲終始言舞則不及聲言吹則不及舞言樂則兼有舞與吹也春爲陽故習舞習樂象陽氣之發揚也秋爲陰故但習吹順陰氣之安靜也此皆爲國子學樂之事唯孟夏習合禮樂則以雩帝用盛樂而預習之與國子無與也

乃脩祭典

鄭氏曰重祭禮歲始省錄也

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鄭氏曰爲傷妊生之類愚謂大祭祀犧牲皆用牡大宗

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地示之中祀也其神卑故餘月祭之犧牲或用牝唯此月特禁之

禁止伐木

鄭氏曰盛德所在愚謂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爲之厲禁木在厲禁之內者非十月不得取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是也若禁外四野之木雖非冬月亦得採取山虞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是也若國家所需雖非十月亦得斬禁內之木山虞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是也唯正月則皆禁之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釋文覆芳服反夭烏老反

鄭氏曰爲傷萌幼之類孔氏曰餘月皆無覆巢若天鳥之巢則覆之故硩蔟氏云掌覆天鳥之巢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夭謂生而已出者飛鳥謂初飛之鳥

麛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故王制云韭以卵庖人秋行犢麛是也

毋聚大衆毋置城郭

鄭氏曰爲妨農之始

掩骼埋胔〇釋文骼江百反胔才賜反〇呂氏春秋埋胔作霾髊

鄭氏曰爲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孔氏曰蜡氏云掌除骴司農云胔骨之尚帶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呂氏春秋必下有有字

鄭氏曰稱兵必天殃逆生氣也爲客不利主人則可變天之道以陰政犯陽絶地之理易剛柔之宜亂人之紀仁之時而舉義事愚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春之德爲陽爲柔爲仁兵之事爲陰爲剛爲義以正月而稱兵則以陰而干陽是變天之道也以剛而逆柔是絕地之理也以義而反仁是亂人之紀也故唯不得已而應敵則可若兵自我起則反易三才之道而天殃必及之矣孟秋選士厲兵則春夏皆非興兵之時獨於孟春言之者生氣之始尤在所戒也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風雨舊本皆作雨水據孔疏當爲風雨○呂氏春秋落作槁時作乃

鄭氏曰巳之氣乘之也草木蚤落生日促也國時有恐以火訛相驚孔氏曰施令失則三才俱應三才中或先天或先民或先地大抵害重者先言之害輕者後言之亦有唯二才應者隨應則書不爲義例也風雨不時者

風雨少不得應時

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釋文猋必遙反徐芳遙反本又作飄

鄭氏曰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故民疫回風爲猋藜莠蓬蒿並興生氣亂惡物茂也○鄭氏於孟春行秋令則猋風暴雨總至註云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註云八月宿直昴畢畢好雨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註云六月宿直鬼鬼爲天尸仲夏行秋令則草木零落註云八月宿直昴畢爲天獄主殺季夏行秋令則丘隰水潦註云九月宿直奎奎爲溝瀆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註云備八月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孟秋行冬令則戎兵乃來註云十月宿直營室營室主武事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註

云此月宿直昴畢得大陵積尸之氣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註云卯宿直房心心爲大火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註云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孟冬行秋令則小兵時起土地侵削註云申宿直參伐參伐爲兵仲冬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註云酉宿直昴畢畢好雨又云子宿直虛危虛危內有瓜瓠孔疏於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云孟春建寅宿直箕箕好風季夏大雨時行云六月建未未值井井主水此皆以斗柄初昏所指之宿而爲言也夫北斗運轉於天無時不有所指自人言之則因其昏時初見而識其所指以定時候自斗言之初不知有晨昏日夜之分也何以餘時不能致災而獨初昏所指乃能致災乎且斗柄所指之十二辰與星辰之十二次初不相涉而斗柄與星次相值者又唯

季春一月若孟春斗指寅而析木則在子仲春斗指卯而大火則在寅孟夏斗指巳而鶉尾則在午仲夏斗指午而鶉火則在申季夏斗指未而鶉首則在酉孟秋斗指申而實沈則在子仲秋斗指酉而大梁則在寅季秋斗指戌而降婁則在辰孟冬斗指亥而娵訾則在午仲冬斗指子而元枵則在申季冬斗指丑而星紀則在戌則何以能相値而相感耶

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釋文摯音至種章勇反

鄭氏曰亥之氣乘之也首種謂稷孔氏曰百穀之內稷先種故云首種○人君行令有失固足以致災異然必確指其所應爲何事則其說過拘而反有不可必者歐陽子云絶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呂氏春秋本戰國雜家之書

所言行某令失則致某氣之說支離破碎蓋出於陰陽五行家之言其義無足深究今但存鄭氏之註而删去其宿直之謬說其餘得失則不復論焉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奎西方白虎之第一宿而降婁之次也案漢三統書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二月中日在婁四度泰時二月節日在奎七度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南斗上月令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舉弧建獨在二十八宿外者蓋井三十三度南斗二十六度距度濶遠不可的指而弧近井建近斗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星也案三統書二月節昏井二十二度中旦斗五度中則泰時昏井二十四度中旦斗七度中弧入井十五度訖二十九度建星入斗四度訖十度是二月節昏時弧星得中旦時建星得中也

○孔氏曰春分昏中之星去日九十一度從奎五度爲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九十一度是弧星當井之十六度也從井十六度至斗之初一百七十二度計春秋分昏中之星去明中之星應一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以後二刻半始昏不盡二刻半爲明昏明相去少晝五刻約有十七度餘則昏明中星相去一百六十五度餘則建星不得在斗初在斗十度也愚謂月令日躔中星皆據月初言之二月節與春分相去十五日晝夜刻多寡不同孔氏既據奎五度爲二月節而又以春分中星距日之度及春分昏旦中星相距之度言之皆欠分曉又其言建星在斗十度者考之晉宋兩朝天文志及今欽若書恆星表亦皆不合也○記中星與記日躔不同記日躔必以二十八宿以日之所歷唯此二十八星

祕中星則不然但値初昏時見於子午綫上而星體明大者皆可表之以爲中星故月令記弧建夏小正記南門今時憲書中星兼記五車天潢軒轅等十五星亦皆在二十八宿之外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皡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

鄭氏曰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漢書律志曰夾鍾言陰夾助大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蔡氏元定曰春分則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鄭以十分之寸計蔡以九分之寸計後放此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呂氏春秋始作李○按雨去聲

自小雪雨雪至此始雨水陽升於地上也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倉庚鸝黃也鳩搏穀也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高氏誘曰鷹化爲鳩喙正直不鷙擊也孔氏曰言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證此雨水爲二月節也雨水驚蟄據其早作在正月若其晚在二月故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至後來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由氣有参差故也陸氏佃曰鷹一名鷞鳩左傳鷞鳩氏司寇鷹感秋氣則喙鈎善搏攫應陽而變則喙柔仁而不鷙矣陳氏澔曰孔氏云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化爲鷹田鼠化爲鴽鴽復化爲田鼠若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復本形者也愚謂鷹化爲鳩鄭氏高氏之說不同案列子書云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與鄭氏之說合蓋化

者變其舊形之謂若但喙直而不搏擊則不當謂之化

疑鄭氏之說爲是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大廟明堂之東堂也明堂之四堂皆曰大廟者明

堂十二室十二月分居之而其祀天告朔皆於堂以其

爲事神之所故謂之廟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釋文少詩召反

鄭氏曰助生氣也愚謂萌芽植物之始生者幼少動物

之未成者存謂存䘏之幼而無父曰孤仲春物始生故

存諸孤仲夏物方盛故養壯佼仲秋物已成故養衰老

仲冬物皆藏故飭死事

擇元日命民社呂氏春秋民作人

鄭氏曰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

孔氏曰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周公告營洛邑始成非常祭也愚謂社祭五土之總神句龍爲后土之官能平九土以之配食焉曰命民社者社自天子諸侯以逮於大夫以下成羣立社皆得祭之但言祭社嫌若唯國家得祭曰命民社則天子諸侯祭之可知矣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釋文省所景反徐所幸反囹音零圄魚呂反去羌呂反掠音亮

鄭氏曰順陽寬也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掠謂捶治人高氏誘曰肆極掠笞也應氏鏞曰肆掠謂肆意笞箠蓋雖輕刑而不敢縱意也愚謂有司理官也周時以圜土聚

敎罷民春時謂之圂圄仲冬時增築之至此則減省之
也古者五刑不入圜土皆加桎梏而掌囚守之其入圜
圜者乃大司寇所謂罷民之害人而置之圜土者其罪
本輕此時行寬大之政命有司視其可赦者赦之故省
去圂圄也五刑之桎梏宜無去法此云去桎梏謂大司
寇所謂罷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桎梏而坐諸嘉石
者也毋肆掠者罪人未服或當拷問而不得肆意捶治
也周禮註曰爭罪曰訟爭財曰獄上三者所以寛之於
已犯止獄訟所以禁之於未然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
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
前釋文禖音梅韣大木反○呂氏春秋帥作率

元鳥鳦也古以元鳥至爲祠高禖之候詩云天命元鳥

降而生商是也高禖祈嗣之祭也高尊也禖者禖神謂
先帝始制爲嫁娶之禮者蓋伏羲也高禖之禮祀天於
南郊而以禖神配之鄭氏曰變媒言禖神之也御謂從
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
九嬪舉中言也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
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
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
得天材孔氏曰周禮媒氏註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
和成者世本及譙周古史云伏犧制以儷皮嫁娶之禮
既用以配天先媒當是伏犧也媒字從女今從示是神
明之也祭高禖是祭天高禖爲配祭之人祭天特牲此
用大牢者謂配帝之牲也○周禮不言高禖之祭然以
生民元鳥之詩及王居明堂禮證之則祠禖祈嗣之禮

由來舊矣意者天子繼嗣不蕃乃特行之周禮大宗伯國有故則旅上帝其中葢兼有此祭若以此爲歲祀之常則未免於瀆矣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呂氏春秋啓作闢）

鄭氏曰又記時候孔氏曰重記時候者庾蔚云先記時候以明應節後記時候以應二分二至也日夜分謂晝夜漏刻馬融云晝有五十刻夜有五十刻據日出入爲限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爲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註尙書日中星鳥謂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也雷乃發聲者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孟春動於地上則蟄蟲

應而振出至此月而升於天之下其氣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言乃雷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此月蟄蟲咸動則正月未皆動也戸謂穴也啟戸始出謂發所蟄之戸而出高氏誘曰冬陰閉固陽伏於下是月陽升雷始發聲震氣為雷激氣為電愚謂以日出入之度言則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以昏明之限言則減夜之五度以益於晝明時家所謂晨昏分也蓋日初入之後將出之前距地平下十八度皆有光故晝刻常饒夜刻常乏然記言日夜分則當以日出入言不計晨昏分也古法晝夜共百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今法晝夜共九十六刻春秋分晝夜各四十八刻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釋文先悉薦反○呂氏春秋無木字令下有于字將作且

先雷三日謂先春分三日也鄭氏曰容止猶動靜孔氏曰君子迅雷甚雨必變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媟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不可斥言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凶災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槩釋文量音亮甬音勇槩古代反

○呂氏春秋甬作桶

鄭氏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槩平斗斛者高氏誘曰鈞等也

陸氏佃曰鈞讀如四鍭既鈞之鈞愚謂高陸之說是也

鈞均字通均亦平也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

之事○呂氏春秋無之字事作功

鄭氏曰舍猶止也因耕事少閒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大事兵役之屬愚謂少舍言猶暫得止息而未往處於田中之廬也寢居室也廟奉先之所也庶人祭於寢畢備謂寢廟之闔扇皆備也此時耕事猶未亟而門戶之功易畢故乘此時少息而脩之若出耕廬舍則不暇及於是矣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釋文漉音鹿陂彼宜反

鄭氏曰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方氏慤曰川澤非竭其水不能取若陂池則漉以網罟可盡之矣二者主漁言之毋焚山林主田言之愚謂周禮春田用火此國家大蒐之禮也若民間焚山林則有禁以蟄蟲已出故也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釋文鮮依註音獻 呂氏春秋鮮作獻○

鄭氏曰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孔氏曰左傳云祭寒而藏之藏時祭司寒明啟時亦祭司寒也愚謂司寒杜預以爲元冥之神元冥地示之尊者而用羔祭之告祭禮輕也詩七月言獻羔祭韭是也○蘇氏轍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

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啓陽始用事則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乎大發食肉之祿老疾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作民不夭札也胡氏安國曰藏冰啓冰亦聖人輔相調燮之一事耳非專恃此以為治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呂氏春秋習作入釋作舍菜作采帥作率無大夫字

鄭氏曰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孔氏曰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仲春習舞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餘則否愚謂上丁者上旬之

丁日也孟春旣命國子習舞至此又命習之以觀其學舞之成也菜芹藻之屬釋菜於先師而以國子學業之成告之也樂正所教者王大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故仲春習舞季春合樂天子與公卿大夫皆親往視之葢樂觀其學業之成就而因以考察其材否以鼓舞激勵之也此事在上丁乃言於日夜分之後者欲其與下文仲丁習樂以類相從也

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釋文中音仲本亦作仲

仲丁中旬之丁日也樂兼舞與聲而言國子之學舞者已成又命樂正衆敎以聲容而使習之也凡言入學者皆國學之政爲國子命之者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更古行反

鄭氏曰爲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孔氏曰應祀之時用

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又用皮幣以更易之此

謂祈禱小祀若大祀則自依常法上文大牢祀高禖是

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鄭氏曰酉之氣乘之也寇戎來征金氣動也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

鄭氏曰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爲大陰民多相掠陰姦

衆也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鄭氏曰午之氣乘之也蟲螟爲害暑氣所生爲災害也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胃者西方白虎之第三宿而大梁之次也案三統書三

月節日在胃七度三月中在昴八度秦時三月節日在

胃九度七星南方朱鳥之第四宿牽牛北方元武之第二宿案三統書三月節昏張二度中旦斗二十六度中三月中昏翼四度中旦女二度中據此則漢時三月節初昏時七星已西過三度秦時三月節初昏當張四度中旦時當牽牛二度中也○孔氏曰自胃七度至七星初度有九十九度以日漸長日沒之時稍在西北故昏時七星在南方之中愚謂三月節中星與日相距九十九度再加昏分二刻半約得九度當爲一百七度從胃九度至張四度爲一百七度則七星不得昏中明矣

其日甲乙其帝大皡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釋文洗素典反

鄭氏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洗所以修

絜百物考神納賓漢書律志曰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蔡氏元定曰穀雨則姑洗七寸一分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 釋文鴽音如虹音紅又音絳見賢遍反萍步丁反○萍或作蓱誤○呂氏春秋萍作蓱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鴽牟無螮蝀謂之虹萍蓱也其大者蘋高氏誘曰桐梧桐也郭氏璞曰鴽鶴也愚謂虹者陰氣之交於陽氣而見者也故陽盛而見陽衰而藏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右个明堂東方之南室也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釋文鞠居六反又去六反

鄭氏曰爲將蠶求福祥之助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皡之屬愚謂鞠衣色黃蓋季夏所衣之黃衣也先帝謂軒轅氏蠶事始於軒轅氏之妃西陵氏后之功統於帝故祈蠶之祀主於先帝薦謂因祭而薦之若獻之於神然也軒轅氏乘土德而王而配食於黃帝薦黃衣者所以象其德也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 釋文覆芳服反爲于僞反○呂氏春秋無命字

舟牧主舟之官蓋冬官之屬也覆之以視其底又反之以視其面反覆視之以至於五恐其有穿漏也乘舟本危事而至尊所御故其慎之如此天子乘舟示親漁也鮪王鮪也似鱣而小季冬嘗魚先薦寢廟是月又薦鮪者鮪以是月始至而美故又特薦之麥將熟故因薦鮪

而爲麥祈實左傳魯隱公矢魚於棠臧僖伯諫以爲卑隸之事非君所及則諸侯猶不親漁也月令季春季冬天子皆親漁與周典異矣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釋文句古侯反○呂氏春秋句作牙○按內當音納季秋務內同

鄭氏曰時當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

愚謂自萬物言之曰生氣自天地言之曰陽氣陽氣發故生氣盛不可以內所以順發宣之氣下文所言是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呂氏春秋廩作窌

高氏誘曰方者曰倉穿地曰窌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絕振救也府庫幣帛之藏也周賜勉進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聘而禮之將與

興化致理也鄭氏曰周謂給不足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孔氏曰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在內也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方氏慤曰發倉廩以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而出幣帛以聘名士禮賢者周天下言其所聘所禮之廣勉諸侯則又欲諸侯之致力焉名士有實之稱賢者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體之賢不止於名禮不止於問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釋文上時掌反行下孟反道達音導障之亮反又音章○按塞入聲後文壅塞閉塞皆同

時雨將降者夏時極多水潦故於此預備之也隄防所以蓄水故備水隄防為先然水潦之既盛有非可專恃乎隄防者故於溝瀆則道達之所以使田間之水得以

達於川也於道路則開通之所以使平地之水得以歸於畎澮也障者開通之反塞者道達之反障塞則水無所歸必泛溢於溝瀆而害禾稼停積於道路而妨車徒矣

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釋文罝子斜反罘音浮翳於計反餧於僞反○呂氏春秋獵下有畢弋字無畢翳字九作國鄭註今月令無罘○按鄭註引今月令疏以爲即呂氏春秋然與今呂氏春秋多不合疑古今本異

鄭氏曰爲鳥獸方孕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高氏誘曰天子城十二門東方三門王氣所在餧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吳氏澄曰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得出餘門則出此月則皆禁之愚謂天子十二門諸侯降於天子則九門

秦本侯國其時國門猶沿舊制故曰九門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釋文柘之夜反戴音帶本亦作載植直吏反籧居呂反亦作筥鄉許亮反觀古喚反省所景反共音恭○呂氏春秋勝作任曲植籧作挾曲象使下無以字

鄭氏曰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毋伐桑柘愛蠶食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恆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二者蠶將生之候也曲植籧筐所以養蠶器也曲薄也植槌也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女外內子

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
使織紝組紃之事登成也救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
戒之高氏誘曰桑與柘皆所以養蠶故禁民不得斫伐
鳴鳩班鳩也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者
是也戴勝爾雅云鵖鳩部生於桑是月其子强飛從空
桑中來下圓底曰筥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也王者親耕
后妃親蠶以爲天下先勸衆民也觀遊也孔氏曰槌懸
薄柱也云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者以經云禁婦女無
觀則尊者不在禁限故知無夫人與九嬪也外內子女
即周禮之內外宗也愚謂戴勝降于桑鄭氏高氏之說
不同高氏蓋以目驗得之曲以萑葦爲之所以籍蠶植
以木爲之所以懸薄籧筐以竹爲之所以盛桑葉皆蠶
器也齊戒重其事也禁容觀省婦使皆欲其專勉力於

蠶事也容覲直禁之婦使則事或有不可闕者故但省之而已分繭稱絲效功者未繅則分其繭之多少已繅則稱其絲之重輕而呈效其功以課其事之勤惰也蠶成在孟夏此於初蠶時預言蠶畢將課功以戒飭之也此節首言惜蠶食次記蠶候次言具蠶器次言后妃之親蠶次言婦女之專於蠶而終之以戒敕之事葢農桑爲衣食之本然農功成於三時而蠶事成於一月故蠶興之時其趨事爲尤亟故記之鄭重而詳悉如此○孔氏曰此經季春躬桑內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旣帥命婦躬桑浴種至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故熊氏云馬質註云蠶是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二月浴種也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註云大昕季春朔日是三月又浴蠶也皇氏云二月浴之三月乃躬桑非也愚謂浴

種雖有二時若採桑飼蠶必待三月故詩言蠶月條桑孔氏謂二月三月皆躬桑非也初浴種時后妃親往故內宰言仲春詔后親蠶始採桑時后妃又往故月令於季春言東鄉躬桑天子於親耕僅一舉而后妃於蠶事乃再往者蓋耕藉田以終畝者甸徒也其人卑而入蠶於蠶室者則三宮夫人世婦之屬其人尊故后妃於浴種採桑皆親其事非徒以倡率天下而亦以勸勵內外命婦而示之以不敢獨逸之意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釋文量音亮監古銜反巧如字又苦孝反○鄭註今月令無于時作爲爲詐僞

鄭氏曰工師司空之屬也五庫藏諸物之舍也量謂物

善惡之舊法幹器之木也凡鞣幹有當用脂良善也咸
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
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
則不善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
也淫巧謂僞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熊氏
安生曰五庫各以類相從金鐵一皮革筋二角齒三羽
箭幹四脂膠丹漆五孔氏曰考工記云材美工巧然而
不良則不時也故百工所作器物當因氣序無得悖逆
於時使物不堅牢又當依舊常毋得作爲淫過巧妙以
動蕩在上使生奢泰之心也愚謂金銅錫也皮去毛曰
革箭竹之小者可爲箭笴幹弓幹也脂亦以柔皮革考
工記革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膠鬻獸之皮角及魚
膘爲之丹朱砂也審五庫之量所以預察其材之美也

材美而工巧則可以爲良矣然或逆於時則不堅牢過於巧則生淫侈故又從而戒之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仲春既命國子習樂至此又命合而作之以觀其學樂之成也必擇吉日者合樂又重於習舞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釋文累力追反○呂氏春秋累作纍

高氏誘曰累牛父牛騰馬父馬也鄭氏曰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廐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舉書其數以在牧而校錄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孔氏曰季春陽盛物皆産乳故合此相累之牛騰逐之馬遊此繫廐之

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在廐牡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既遊牝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見在之數以至秋畜入時當知其舊數及生息多少也愚謂牛馬或在廐或在牧廐之牡者留之以備乘用而取其牝者游於牧而合之若其本牧之牝合之可知也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釋文難乃多反磔竹伯反攘本又作禳如羊反○呂氏春秋作國人儺又此下有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十字

難索室驅疫也周禮方相氏掌之命國難者命國人爲難也蓋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其邪沴不正者恆能中乎人而爲疾病而厲鬼乘之而爲害然陽氣發舒而陰氣沈滯故陰寒之氣爲害爲甚而鬼又陰類也恆乘乎陰以出故仲秋陰氣達於地上則天子始難季冬

陰氣始盛又歲之終則命有司大難季春陽氣盛而亦
難者蓋感冬寒之氣而不即病者徃徃感春溫之氣而
發故又難以驅之也磔磔裂牲體也九門磔攘者逐疫
至於國外因磔牲以祭國門之神欲其攘除凶災禦止
疫鬼勿使復入也畢止也畢春氣謂畢止春時不正之
氣也鄭氏引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
吳氏澄曰難者驅衆戲劇以盛其喜樂之氣使人之和
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不正之氣亦先王燮理之一事
也熊氏安生曰磔攘之牲案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
又牧人云凡毀事用駹可也則是用牛也羊人云凡沈
辜侯禳共羊牲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雞人云
面禳共雞牲是用羊用犬用雞也蓋大難用牛其餘難
用羊用犬小者用雞○鄭氏於季春之難云難陰氣也

是月日行歷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於仲秋之難云難陽氣也是月宿直昴畢得大陵積尸之氣於季冬之難云難陰氣也此月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鄭氏以斗建言難者固謬其以日躔言難亦鑿說耳孔疏引熊氏說謂季春云國難唯天子諸侯有國爲難季秋天子乃難唯天子得難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非也難爲歲事之常諸侯之難不待天子命之若言天子自難而曰命國難立文可如是乎仲秋難陽氣本鄭氏之謬說蓋仲秋之難唯天子得行之若諸侯之國亦唯諸侯得行之而不及國人者也季春則國人皆得難但不若季冬之大難其驅索爲尤徧耳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

鄭氏曰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國有大恐以水

訛相驚也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

鄭氏曰未之氣乘之也山陵不收高者暵於熱也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鄭註今月令曰衆雨

鄭氏曰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爲霖兵革並起陰氣勝也

禮記卷十五終

後學樂清徐德元校栞

禮記卷十六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月令第六之二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釋文婺音務）

畢者西方白虎之第五宿而實沈之次也案漢三統書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秦時四月節日在畢十四度翼者南方朱鳥之第六宿婺女者北方元武之第三宿也案三統書四月節昏軫四度中旦虛三度中則漢時立夏初昏翼星巳西過四度旦時婺女巳西過三度秦時立夏初昏軫六度中旦虛五度中也○孔氏曰三月時昏中之星去日九十八度四月日漸長昏中星去日應一百二度計翼星中當在十二度愚謂四月昏中之星去日一百二度加以昏分二刻半約爲九度則去日應

一百十二度自畢十二度至軫三度爲一百十一度則

秦時立夏軫星昏中明矣

其日丙丁

高氏誘曰丙丁火日也漢書律志曰明炳於丙大盛於丁鄭氏曰夏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强大愚謂丙丁爲火故日之值丙丁者屬乎夏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鄭氏曰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犂爲火官愚謂炎帝者在天火德之帝大庭氏乘火德而王其號亦曰炎帝祭火帝則以配焉祝融者在地火行之神犂爲火正其官亦曰祝融祭火神則以配焉祝續也融明之盛也祝融者言火德之繼續而光明也

其蟲羽

馬氏晞孟曰朱鳥火屬也其類爲羽故夏則其蟲羽吳氏澄曰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有鳥之象故凡物之有羽者屬火揚謂羽蟲輕揚而上升得陽之極者也

故屬夏

其音徵釋文徵張里反

鄭氏曰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漢書律志曰徵祉也

物盛大而繁祉也

律中中呂釋文中呂音仲又如字○呂氏春秋作仲呂

鄭氏曰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周語曰中呂宣中氣漢書律志曰中呂

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蔡氏元定曰小滿則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其數七

七者火之成數也

其味苦其臭焦

鄭氏曰火之臭味也凡物之苦焦者屬焉馬氏晞孟曰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物以火化則其氣爲焦

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火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

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氏曰奥謂廟門外西室之奥以神位在西也祀戶在戶內故祭在廟室之奥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廟門之奥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也愚謂竈夏祀盛德在火烹飪之功所由著也特牲記牲爨在廟門外饎爨在西壁西壁堂之西牆下也註疏據牲爨言之故云祀竈在門外然養人以穀食爲主且祭竈配以先炊老婦之神特牲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則饎爨乃婦人之所主祀竈之禮不當舍饎爨而就牲爨也竈祀饎爨則奥亦廟室之奥而非門堂之奥矣祭先肺者肺屬金夏火勝金祭其所勝也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釋文螻音樓蟈古獲反蚓以忍反○呂氏春秋蚯作

王瓜作萯鄭註今月令云王萯生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螻蟈鼃也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蔡氏邕曰螻螻蛄蟈蝦蟆也孔氏曰王瓜萆挈者本草文未聞孰是者一疑王瓜是王萯否二疑生之與秀其文不一也愚謂二月螫蟲已出蚯蚓得陰氣之多者故至是始出王瓜歸氏有光以爲即今之黃瓜未知是否苦茶茶也爾雅疏苦菜一名荼草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釋文騮音留本又作駵菽本又作叔音同粗七奴反○呂氏春秋路作輅粗作物

明堂左个明堂南方之東室也明堂東曰青陽西曰總

章北曰元堂南方不別爲之名者明堂以向南爲正也車馬衣服皆朱赤者順火之色也食菽與雞菽以菽爲火穀雞爲火畜也淮南子曰夏其畜雞粗大也器高以粗者象夏氣之盛大也孔氏曰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爲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騂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旂雖人功所爲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愚謂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鄭氏士冠禮註云朱蓋四入是四者總言之皆謂之赤若對文言之則深者謂之朱淺者謂之赤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釋文 說音悅○呂氏春秋帥作率反作乃無侯字

立夏者四月之朔氣也迎夏者迎赤帝炎帝而祭之於南郊之兆而以大庭氏配食焉不言帥諸侯者文畧也行賞賞公卿大夫也行賞與慶賜逐行皆謂孟春同而封諸侯則所賞者益重無不欣說則所賞者益徧蓋孟夏陽氣益盛故順之而布政如此○鄭氏曰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愚謂月令之例大約順陰陽以爲出內春夏陽也故務出秋冬陰也故務內孟春行慶施惠而封諸侯則行慶之尤重者故孟夏乃行之以順陽氣之發宣季秋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而封諸侯立大官則宣出之尤大者故孟秋即禁之以順陰氣之收歛蓋月令乃欲自爲一代之

制必以三代之法求之則其不合者甚多固不僅在此
一事而已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鄭氏曰爲將飲酎愚謂此與下節與孟春之命相布德
和令孟秋之命將帥選士厲兵一例皆於迎氣之日發
命乃順時布政之最先者也蓋習合禮樂以象時氣之
盛大行爵出祿以順時氣之宜散鄭謂爲飲酎習之非
也
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釋文長如
字下繼長同當丁浪反○
呂氏春秋桀俊作儁傑
贊助也遂進也桀俊有才者賢良有德者長大形貌壯
大有力者命大尉舉此三者亦周制以司馬掌爵祿之
義蓋季春既聘名士禮賢者至此則擇其才德之秀出

并及於形貌之魁異者而加以爵祿所以順陽氣之盛也鄭氏曰助長氣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釋文壞音怪墮許規反又作隳○呂氏春秋墮作隳

鄭氏曰繼長增高謂草木盛蕃廡毋有壞墮亦爲逆時氣愚謂春物幼少至此則繼而長春物萌芽至此則增而高壞墮如壞城郭廢宮室之類毋有壞墮所以順繼長增高之氣也○孔氏曰是月草木蕃廡王者施化當繼續長養之道增益高大之物愚謂繼長增高言天時毋有壞墮乃言施化孔說非是

毋起土功毋發大衆

鄭氏曰爲妨蠶農之事

毋伐大樹

鄭氏曰亦爲逆時氣愚謂此謂邦工掄材及萬民斬禁外之木者也孟春禁止伐木此特禁伐其大者亦爲其傷盛大之氣也其小者則得伐之

是月也天子始絺釋文絺敕其反

鄭氏曰初服暑服方氏慤曰孟夏暑之始故始絺孟冬寒之始故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釋文行下孟反下同爲于僞反勞力報反○呂氏春秋無爲天子字

勞以慰以勞勸以勉其惰曰爲天子者言野虞之行如天子親行然重農之至也

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鄭註今月令休爲伏

鄭氏曰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王居明堂禮曰毋宿于國高氏誘曰縣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

家也愚謂巡行縣鄙則六鄉可知舉遠以該近也都邑也左傳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毋休于都者此時當出耕廬舍而不可休於都邑也既勸之以野虞復申之以地官之長其所以留意於農者至矣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鄭氏曰爲傷蕃廡之氣方氏慤曰四時之田夏曰苗以其爲苗除害而已故曰毋大田獵若秋獮冬狩則爲大矣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呂氏春秋登麥作收麥下有升獻天子一句）

高氏誘曰麥始熟故曰嘗先寢廟孝之至鄭氏曰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愚謂月令嘗穀皆配以其時之牲嘗黍在夏以雛嘗麻嘗稻在秋皆以

犬獨夏嘗麥乃用彘或當如鄭氏之說與

是月也聚畜百藥 釋文畜許六反○呂氏春秋畜作蓄

鄭氏曰蕃廡之時毒氣盛

靡草死麥秋至

鄭氏曰舊說靡草薺葶藶之屬孔氏曰以其枝葉細靡故曰靡草蔡氏邕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為春熟為秋方氏慤曰凡物感陽而生者彊而立感陰而生者柔而靡靡草至陰所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夏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言麥秋以於麥為秋也愚謂言此以起下文之事孟夏為萬物盛長之時然靡草則以之死麥則以之秋以明可順時氣而斷薄刑也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釋文斷丁亂反

徐氏師曾曰此恤刑之事是時天氣始炎恐罪人之繫

者或以鬱蒸而生疾故刑之薄者卽斷決之罪之小者卽決遣之繫之輕者卽縱出之○鄭氏曰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相違似非愚謂薄刑乃鞭笞之屬鄭氏以草艾則墨疑其相違非是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長丁丈反○呂氏春秋事下有蠶字長幼作少長之下有祭字

后妃獻繭者三宮世婦之屬獻於后妃而后妃獻於天子也收繭稅者外命婦就公桑蠶室以蠶以供其夫之祭服使入繭於公家以爲稅也以桑爲均者視其所受之桑葉而均其稅之多少也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內外宗之女其年有長幼也鄭氏曰收繭稅者收以近郊之稅孔氏曰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

在國北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之稅貴賤長幼出賦稅俱
以十一故云如一其受桑則貴賤異也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釋文酎直又反○呂氏春秋禮樂下有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
鄭氏曰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愚
謂飲酎謂獻酎酒於宗廟也左傳云見於嘗酎與執燔
焉漢儀注王子爲侯歲以戸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
受以助大祭祀曰飲酎漢襲秦禮者也則飲酎之爲祭
宗廟無可疑者四時之祭月令見其三孟夏飲酎季秋
嘗孟冬烝唯不見春祭耳古者天子宗廟三時祫祭惟
春則犆祭月令不言春祭豈以其非禮之盛者而畧之
與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釋文數所角反

鄭氏曰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金氣爲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

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鄭氏曰亥之氣乘之也草木蚤枯長日促也

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鄭氏曰寅之氣乘之也蝗蟲爲災者寅有啟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秀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釋文亢音剛又苦浪反

東井南方朱鳥之第一宿而鶉首之次也案漢三統書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秦時五月節日當在東井十八度亢者東方蒼龍之第二宿危者北方元武之第五宿也案三統書五月節昏氐二

度中旦室三度中則漢時五月節初昏時亢星巳西過三度旦時危星巳西過四度則秦時五月節昏時當氐四度中旦時當室五度中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

鄭氏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漢書律志曰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蔡氏元定曰夏至則蕤賓六寸二分八釐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釋文螳音堂蜋音郎鵙古闃反字林工役反

小暑至言始暑而未盛也六月節名小暑視大暑爲小此日小暑又視六月節之暑爲小也鄭氏曰皆記時候

也蝗蝦蟆蛸毋也鶪博勞也反舌百舌鳥高氏誘曰鶪

伯勞也傳曰伯趙氏司至者也反舌能辨反其舌效百

鳥之鳴故謂之百舌孔氏曰釋蟲云不蝸蠕蠰其子蜱

蛸蜱蛸則蟆蛸故云蟆蛸毋反舌蔡邕云鳴轟也今謂

之蝦蟇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末向內故謂之反舌通卦

驗曰博勞鳴蝦蟇無聲蟜夙云誠如緯言爲蝦蟇五月

得水適當聒人耳何反無聲是知蝦蟇非反舌方氏慤

曰螳螂與鶪皆陰類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

百舌之鳴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

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大廟明堂之南堂也

養壯佼釋文佼古卯反○呂氏春秋佼作狡

鄭氏曰助長氣也孔氏曰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愚謂此因物之盛而養之也仲春存諸孤仲夏養壯佼仲秋養衰老仲冬飭死事其事一例獨此不言是月者文偶畧耳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鍾磬柷敔（釋文鞀大刀反本亦作鞉同鞞步西反箎音池本又作篪同柷昌六反敔魚呂反本又作圉○呂氏春秋箎簧作壎篪）

鄭氏曰爲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孔氏曰鞀周禮小師鄭註云似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鞞鄭註詩云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鼓者周禮雷鼓鼓神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鞀導也所以導樂作鞞裨也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孫炎云雅

留離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瑟者釋樂云大
瑟謂之灑孫炎云音之變布如灑出郭璞云瑟長八尺
一寸二十七弦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簥郭云管長尺
圍寸併漆之有底鄭註周禮云管如遂而小併兩而吹
之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云編二十二管長尺四
寸釋名云簫肅也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孑戟羽鳥羽周
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竽者鄭註周禮云竽三十六簧
釋名云竽汙也其中汙空笙者鄭註周禮云十三簧釋
樂云大笙謂之巢篪者釋樂云大篪謂之沂郭云篪以
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
之廣雅云八孔鄭司農云篪七孔簧者竽笙之名也氣
鼓之而為聲鐘者釋樂云大鐘謂之鏞釋名云鐘空也
內空受氣多磬者釋樂云大磬謂之毊以玉石為之釋

名云磬罄也聲堅罄罄然柷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郭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者釋樂云所以鼓敔謂之籈郭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脩者脩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爲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故鄭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愚謂笣簣當從呂氏春秋作塤箎鄭司農註笙師云塤六孔康成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鵞卵鞀鞞鼓革音也琴瑟絲音也管簫篪竹音也竽笙匏音也鐘金音也磬石音也柷敔木音也塤土音也則八音具矣干戚戈武舞也羽文舞也則文武之舞備矣武舞之大者以干配戚小者以干配戈大雩帝當用干戚大舞此又有戈者蓋山川之小者或唯用小舞舞師兵舞以舞

山川之祭祀是也鞀鞞等之聲易調故以治其器言之而曰脩曰飭琴瑟等之聲難調故以習其節奏言之而曰均曰調干戚戈羽用以舞故曰執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釋文爲于僞反辟必亦反○呂氏春秋源作原百縣雩下有祭字

鄭氏曰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

旱禮有禱無雩孔氏曰將欲雩祭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爲將雩之漸也四月純陽用事故制禮此月爲雩縱令不旱亦爲雩祭愚謂凡言水潦將降者皆謂夏時也則夏非必乏雨而雩以求雨者蓋是時百穀待雨而長於四時之中需雨爲最亟此雩之所以必於夏行之也水源必出於山其源大而流長者則爲川曰百源者著其多明所祈之徧也將大雩而先祀山川即事之漸也禮器曰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此其義也雩帝雩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之圜丘也百縣謂鄉遂及三等采地之屬也若因旱而雩者其祭蓋與此同雲漢之詩言自郊徂宮靡神不舉又言后稷不克上帝不臨此因旱而雩之事也因旱而雩者祭上帝則常雩所祭者必上帝而

非五帝也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鄭氏曰含桃櫻桃也蔡氏邕曰是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孔氏曰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愚謂雛小鷄也夏食鷄故五月嘗黍用之蟬鳴黍蓋穀之早熟者鄭氏以此時黍未登故謂此爲嘗雛誤矣羞進也果輕不特薦故因新穀而并薦之凡果皆然以含桃爲薦果之始故言之以見例爾

令民毋艾藍以染 釋文藍力甘反○按艾刈通

高氏誘曰青未成也鄭氏曰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五月啟灌藍蓼孔氏曰種藍之體初必叢生若及早移種則有損傷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別移散引夏小正

者設此月養藍愚謂齊民要術榆莢落時可種藍五月可刈藍而月令五月禁刈藍豈古今事異與

毋燒灰毋暴布釋文暴步卜反○呂氏春秋灰作炭

高氏誘曰是月炎氣盛猛暴布則脆傷之愚謂灰謂所用以湅布者也喪服記曰緦而勿灰雜記曰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考工記湅帛者用欄灰渥淳之蜃灰淫之沃而盝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湅布之法葢亦如此是月陽氣大盛不可燒灰湅布暴之日中恐脆傷其布也周禮染人凡染春暴湅夏纁元秋染夏

門閭毋閉關市毋索釋文索所白反

鄭氏曰順陽敷縱不難物孔氏曰關市停物之所商賈或隱藏其物以避征稅是月不得搜索愚謂外而關門內而宮門皆門也巷門曰閭外則二十五家之門內則

宮中永巷之門皆閽也毋閉毋夜閉也蓋晨闢而夜闔者門閭之常也然至日閉闢則晝有不闢所以養微陽之初生仲夏門閭毋閉則夜有不闔所以洩盛陽之太過高氏蔡氏以門爲國門竊謂門閭所包甚廣而國門恐不在其中蓋國門於備禦至於切要若夜而不閉豈所以待不虞乎

挺重囚益其食

挺緩也重囚禁繫嚴密是月稍寬之而且益其食恐其不堪暑熱以致死也

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釋文別彼列反執如字蔡本作縶○呂氏春秋政作正註云養馬之官

高氏誘曰是月牝馬懷妊已定故別其羣不欲騰駒蹏傷其胎育故縶之鄭氏曰別羣孕字之欲止也縶騰駒

爲其牡氣有餘相蹄齧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逸特教駣攻駒此之謂也愚謂別羣別其牝牡之羣也前月牛馬並言此獨言馬者以馬供軍國之用所係獨重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鄭氏曰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孔氏曰長至者謂日長之至極大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愚謂以昏明爲限則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以日之出入爲限則晝六十刻夜四十刻也今法夏至晝五十九刻五分夜三十六刻十分死生分者天以陽氣生物以陰氣殺物陽謝陰與自夏至始此萬物死生之所由分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釋文和戶卧反

耆市志反○呂氏春秋掩作揜身下有欲靜字節作退鄭註今月令刑爲徑

此謂夏至之日也齊戒者所以定其心處必掩身無躁者所以定其氣止聲色薄滋味者所以節其耆欲靜事無刑安靜無爲而禁止刑罰也晏安也陰道靜故曰晏陰夏至之日微陰初起故致其敬慎安靜以養之而定此晏陰之所成就也蓋人身一小天地其陰陽之氣恒與天地相爲流通雖陽主生陰主殺君子嘗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然不收斂則不能發散二者之氣不可相無故天地之陰陽一有所偏則無以育庶類人身之陰陽一有所偏則無以養其生故於其始生也務於有以養之所以贊化育之道而盡節宜之宜也○鄭氏曰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樂非其道也孔氏曰冬至圜丘夏至方澤皆有樂不

得言止樂月令非也朱子曰止聲色葢亦處必掩身毋躁之義若以止樂言則拘矣月令之說固多未安而註以此爲非則失其指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釋文解戸買反始市志反堇音謹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孔氏曰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角解麋是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角解今以麋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爲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高氏誘曰蟬鼓翼始鳴半夏藥草木堇朝榮暮落是月榮華可用作蒸一名蕣鄭氏曰木堇王蒸也愚謂菜亦有名堇者故出曰木堇以別之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鄭氏曰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鄭氏曰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也闍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方氏慤曰登高明乃可遠眺望山陵自然高明之所臺榭人爲高明之所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釋文雹步角反○呂氏春秋凍作霰

鄭氏曰子之氣乘之也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盜賊攻劫亦雹之類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釋文螣音特

鄭氏曰卯之氣乘之也五穀晚熟者生日長螣蝗之類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鄭氏曰酉之氣乘之也果實早成生日短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呂氏春秋作昏心中

柳者南方朱鳥之第三宿而鶉火之次也案漢三統書六月節日在柳九度秦時六月節日在柳十一度火大火心星東方蒼龍之第五宿也案三統書六月節昏尾七度中旦婁八度中是漢時六月節昏時火星已西過八度旦時奎星已西過九度矣秦時六月節昏時當尾九度中旦時當婁十度中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

鄭氏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漢書律志曰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蔡氏元定曰大暑則林鍾六寸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釋文蟋音悉蟀音率螢本又作螢戶扃反○呂氏春秋溫風作涼風壁作宇腐草下有化字螢作蚈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搏攫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螢飛蟲螢火也孔氏曰蟋蟀郭景純云今促織此物生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在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擊之事腐草得暑溼之氣故爲螢不云化者蔡氏云鳩化爲鷹鷹還化爲鳩故曰化今腐草爲螢螢不復爲腐草故不稱化方氏慤曰溫風即景風也愚謂溫風以五月至乃於季夏言始至者五月雖熱而未甚而是月之朔氣爲小暑故曰溫風始至○鄭志焦氏問云仲秋鳩化爲鷹此六月何以言鷹學習乎張逸答曰

鷹鳩爲鴽亦自有眞鷹可習矣愚謂凡言化者言有化者耳非謂其皆化也二月田鼠化爲鴽豈遂無田鼠乎九月雉入大水爲蜃豈遂無雉乎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右个明堂南方之西室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釋文鼉大多反又徒丹反○呂氏春秋命上有是月也字

命作令登作升鄭注今月令漁師爲榜人

漁師周禮之𩺰人也高氏誘曰漁師掌漁官鼉皮可作鼓黿可爲羹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龜神可以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登鄭氏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

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黿鼉言取羞物賤也孔氏曰此等事非一月所爲故不言是月也愚謂周禮登龜以秋豳詩言八月萑葦而月令皆言於季夏蓋此諸事以季夏始命而自是至秋皆可爲之也川澤之物國家所常用呂氏爲秦相此等皆據當時實事而著之於書非徒據舊典立說也呂氏春秋此節本有是月也三字此蓋錄月令者偶然脫之不得因此別立義例

命澤人納材葦釋文葦于鬼反○呂氏春秋命上有乃字澤作虞納作入

鄭氏曰蒲葦之屬此時柔刃可取作器物也愚謂澤人澤虞也萑葦之屬澤之所生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

稷之盛以爲民祈福釋文爲于僞反共音恭○呂氏春秋命作令共作供祠作祀鄭註今月令四爲田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爲艾之牲以供祠神靈爲民求福明使民艾芻不虛取也愚謂秋時草枯故於季夏令民艾芻名山大川五嶽四鎭四瀆也四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之神兆之各以其方者也以出於民力者供犧牲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祭祀以爲民祈福先民後巳也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無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釋文貸音二又他得反別彼列反○呂氏春秋貸作忒倉作蒼無作勿詐僞作僞詐等給作等級

鄭氏曰婦官染人也孔氏曰婦官掌婦功之官謂染人也此月暑濕染帛爲宜愚謂染人亦男子爲之曰婦官者以其與婦功相成也黼黻文章謂染其絲而用之以繡者也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必以法故者若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之類當用舊法故事不得參差變貸也黑黃倉赤染其絲以織帛或已成帛而染之者也質實也良善也必以質良若用茅蒐染絳用藍染青之類必用質實良善之物不得淆雜爲詐僞也上言法故下言質良亦互相備也給當作級祭服旗章貴賤皆有等級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釋文行下孟反

○呂氏春秋有作或

鄭氏曰爲其未堅刃也愚謂入山行木謂巡行厲禁之內也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呂氏春秋搖養氣作搖蕩於氣發令而待作發令而干時神農將持功作命神農將巡功

高氏誘曰炎帝神農氏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愚謂大事即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之事也搖養氣謂搖動長養之氣也毋發令而待孟秋當選士厲兵不可預於此時發令使民廢耕事以待上之期會也搖養氣言其逆天時妨神農之事言其害人事也神農主稼穡之官此時水潦盛昌百穀受甘雨以向成實神農將持稼穡之功若起繇役以搖養

氣妨農事則歲功無以成而饑凶之災及之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釋文溽本或作溽音同薙他計反又直履反糞方問反彊其丈反○呂氏春秋美作化又此下有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十四字○按注疏皆不解暑字疑本無此字後人據呂氏春秋增之耳

火陽根陰是月暑熱極故土蒸溼而溽潤而大雨應時而行也鄭氏曰潤溽謂塗溼也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生而地美可稼也糞美互言耳土彊彊㯺之地土潤溽膏澤易行也薙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孔氏曰五月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薙也行水者大雨時行行於所燒田中仍壅蓄之以漬燒薙之草即草根

爛死是利以殺田中之草也如以熱湯者曰暴水於爛草田中水熱而沫沸如熱湯漬之也糞壅苗之根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土潤溽則土之膏澤易行故可糞美之使肥易也吳氏澄曰田疇謂耕熟而其田有疆界者土疆謂耕難而其土磽确者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釋文鮮音仙又仙典反欬苦代反

鄭氏曰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為害故多風民乃遷徙象風轉移物也孔氏曰鮮落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或云以夏召春氣而逢秋氣肅殺故初鮮潔而墮落也案易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是未屬巽也

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

鄭氏曰戌之氣乘之也大雨而高下皆水禾稼不熟傷於水也女災含任之類敗也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鄭氏曰丑之氣乘之也鷹隼蚤鷙得疾厲之氣也四鄙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

中央土

鄭氏曰火休而盛德在土也孔氏曰四時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土則每時分寄一十八日雖每分寄而位本未宜處季夏之末故在此陳之愚謂中央謂四時之中間也土雖寄王於四季之末然五行播於四時春爲木夏爲火秋爲金冬爲水而火生土土生金土之次在火金之間故其氣偏王於季夏之末居四時之中

央

其日戊巳

高氏誘曰戊巳土日也漢書律志曰豐楙於戊理紀於巳鄭氏曰戊之言茂也巳之言起也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愚謂戊巳屬土故日之値戊巳者皆屬於中央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鄭氏曰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犂兼爲土官愚謂黃帝在天土德之帝軒轅氏乘土德而王其號亦曰黃帝祭黃帝則配食焉后土在地土行之神共工氏之子句龍爲土正其官亦曰后土祭五土之神則以配食焉后君也土爲四行之君故曰后土鄭以后土爲犂

葢據國語火正犂司地之說孔氏云句龍爲社神不得又爲五祀故云犂不知五祀之后土卽社也左傳蔡墨云句龍爲后土又云后土爲社正以明社稷之社卽五官土正之后土非社之外又列土正之祀也○周禮每言祀五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葢春迎氣於東郊而祀青帝夏迎氣於南郊而祀赤帝季夏迎氣於西南而祀黃帝秋迎氣於西郊而祀白帝冬迎氣於北郊而祀黑帝所謂祀五帝也月令於中央但曰其帝黃帝而不言迎氣豈秦自以爲水德土者水之所畏故遂闕其禮與

其蟲倮釋文倮力果反又乎瓦反

馬氏晞孟曰人土屬也其類爲倮故中央則其蟲倮與氏澄曰倮人類也人類之尊於羽毛鱗介猶土之尊於

木火金水也故以蟲之倮者屬焉愚謂大戴禮曰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周禮大司徒原隰其動物宜羸物蓋凡物之無羽毛鱗介若鼃螾之屬皆倮蟲也而人則倮蟲之最靈者聖人又人之最靈者人秉中和之氣猶土之爲冲氣故倮蟲屬於中央

其音宮

鄭氏曰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漢書律志曰宮君也居中央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

律中黃鍾之宮

鄭氏曰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孔氏曰黃鍾之宮於諸宮爲長黃鍾

候氣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黃鍾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寄王四季無候氣之法取黃鍾宮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蔡氏及熊氏以爲黃鍾之宮是黃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爲候氣柰六月林鍾之律長六寸七月夷則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鍾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說非也愚謂蔡氏熊氏謂黃鍾之宮六月用以候氣其說固非而鄭氏孔氏又直以黃鍾之律爲黃鍾之宮亦非也黃鍾之律位於十二月豈容復應季夏乎呂氏春秋古樂篇云黃帝令伶倫取竹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次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

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也月令為呂氏之書則所謂黃鍾之宮必指此三寸九分之少宮無疑也史記云黃鍾八寸七十當作分一應鍾四寸二分三分二蓋十二律黃鍾最長應鍾最短自黃鍾八寸一分至應鍾四寸二分其中長短取用之數不過三寸九分而已此乃黃鍾中所含之少聲故謂之含少黃鍾之少宮在十二律之外而十二律長短取用之數皆含於此猶土於十二月無專位而於四行無不包也故黃鍾之宮以應中央土位也

其數五

鄭氏曰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愚謂四時皆言成數土獨言生數者以五居數之中與中央之位合也

其味甘其臭香

鄭氏曰土之臭味也凡物之甘香者皆屬焉馬氏晞孟曰稼穡作甘故其味甘物以土化則其氣爲香

其祀中霤祭先心

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戸之禮孔氏曰古者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爲中霤愚謂季夏祀中霤者以其居室之中而配乎土也郊特牲家主中霤而國主社是也祭先心者心屬火火者土之母也土兼載四行不以有所勝爲功故用其所由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釋文圜于權反閎音宏○呂氏春秋閎作揜

大廟大室明堂五室之中也以其尊於四隅之室故曰大室以其處乎四堂之中故曰大廟大室明堂十二室皆居之以聽朔季夏之末無聽朔之事蓋但於土始王之日居之以順時氣與大路制如殷輅而飾之以黃車馬衣服皆黃者順土色也稷五穀之長屬土牛土畜也圜則流轉不滯閎則翕受宏多器圜以閎象土之周布於四時而包載廣大也孔氏曰案考工記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是五室皆二筵無大小也中央獨稱大者土爲五行之主尊之故大之然夏世室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中央大於餘室

禮記卷十六終

附貢生邑後學孫熹吉校栞